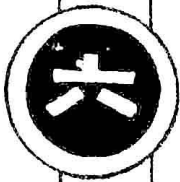


史記

六

史記



史記

——經許嘯天先生標點分段分類整理的——

八書

司馬遷

第一 禮書

太史公曰：『洋洋美德乎！宰制萬物，役使羣衆，豈人力也哉？余至大行禮官，觀三代損益，乃知緣人情而制禮，依人性而作儀，其所由來尚矣！人道經緯萬端，規矩無所不貫，誘進以仁義，束縛以刑罰，故德厚者位尊，祿重者寵榮，所以總一海內，而整齊萬民也。人體安駕乘，爲之金與錯衡，以繁其飾，目好五色，爲之黼黻文章，以表其能；耳樂鍾磬，爲之調諧八音，以蕩其心；口甘五味，爲之庶羞酸鹹，以致其美；情好珍善，爲之琢磨圭璧，以通其意。故大路越席，皮弁衣裳，朱紘洞越，大羹元酒，所以防其淫侈，救其彫敝。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，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，事有宜適，物有節文。』

仲尼曰：『禘事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觀之矣。』周衰禮廢樂壞，大小相踰。管仲之家，兼備三歸。循法守正者，見侮於世。奢溢僭差者，謂之顯榮。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，猶云：『出見紛華盛麗而說，入聞夫子之道而樂。』二者心戰，未能自決。而況中庸以下，漸漬於失教，被服於成俗乎？孔子曰：『必也正名於衛，所居不合。』仲尼沒後，受業之徒，沈湮而不舉，或適齊楚，或入河海，豈不痛哉？

至秦有天下，悉內六國禮儀，采擇其善，雖不合聖制，其尊君抑臣，朝廷濟濟，依古以來。至于高祖，光有四海，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，大抵皆襲秦故。自天子稱號，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，少所變改。孝文卽位，有司議欲定儀禮。孝文好道家之學，以爲繁禮飾貌，無益於治，躬化謂何耳？故罷去之。孝景時，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，數干諫。孝景曰：『諸侯藩輔，臣子一例，古今之制也。今大國專治異政，不稟京師，恐不可傳後。』孝景用其計，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。天子誅錯以解難——事在袁盎語中，是後官者，養交安祿而已，莫敢復議。

今上卽位，招致儒術之士，令其定議。十餘年不就。或言古者太平，萬民和喜，瑞應辨至，乃采風俗，制作上聞之，制詔御史曰：

蓋受命而王，各有所由興，殊路而同歸。謂因民而作，追俗爲制也。議者咸稱太古，百姓

何？漢亦一家之事，典法不傳，謂子孫何？化隆者閔博，治淺者褊狹，可不勉與！

乃以太初之元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封泰山，定宗廟百官之儀，以爲典常，垂之於後云。

禮由人起，人生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則不能無忿，忿而無度量則爭，爭則亂。先王惡其亂，故制禮義以分之；養人之欲，給人之求，使欲不窮於物，物不屈於欲，二者相待而長，是禮之所起也。故禮者，養也；稻粱五味，所以養口也；椒蘭芬蒨，所以養鼻也；鍾鼓管絃，所以養耳也；刻鏤文章，所以養目也；疏房牀第，几席，所以養體也；故禮者，養也。君子既得其養，又好其辨也。所謂辨者，貴賤有等，長少有差，貧富輕重，皆有稱也。故天子大路越席，所以養體也；側載臭茝，所以養鼻也；前有錯衡，所以養目也；和鸞之聲，步中武象，驟中韶護，所以養耳也；龍旂九旂，所以養信也；寢兕持虎，蛟韞彌龍，所以養威也。故大路之馬，必信至教順，然後乘之，所以養安也。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，所以養生也；孰知夫輕費用之，所以養財也；孰知夫恭敬辭讓之，所以養安也；孰知夫禮義文理之，所以養情也。

人苟生之爲見，若者必死；苟利之爲見，若者必害；怠惰之爲安，若者必危；情勝之爲安，若者必滅。故聖人一之於禮義，則兩得之矣；一之於情性，則兩失之矣。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；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。是儒墨之分，治辨之極也，彊固之本也，威行之道也，功名之總也。王公由之，所以一天下，

臣諸侯也；弗由之，所以捐社稷也。故堅革利兵，小足以爲勝；高城深池，不足以爲固；嚴令繁刑，不足以爲威。由其道則行，不由其道則廢。楚人絞革犀兕，所以爲甲；堅如金石，宛之鉅鐵，施鑽如蠶蠶，輕利剽邀，卒如嫖風，然而兵殆於垂涉，唐昧死焉。莊躡起楚，分而爲四。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？其所以統之者，非其道故也。

汝潁以爲險，江漢以爲池，阻之以鄧林，緣之以方城。然而秦師至，鄢郢舉若振槁。是豈無固塞險阻哉？其所以統之者，非其道故也。

紂剖比干，囚箕子，爲炮烙刑，殺無辜。時臣下懷然，莫必其命。然而周師至，而令不行乎？下不能用其民，是豈令不嚴，刑不峻哉？其所以統之者，非其道故也。

古者之兵，戈矛弓矢而已。然而敵國不待試無誦，城郭不集，溝池不掘，固塞不樹，機變不張。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，無他故焉：明道而均分之，時使而誠愛之，則下應之如景響。有不由命者，然後俟之以刑，則民知臯矣。故刑一人而天下服，臯人不尤其上，知臯之在己也。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，無他故焉，由其道故也。故由其道則行，不由其道則廢。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，蓋殺一人，刑二人，而天下治。傳曰：『威厲而不試，刑措而不用。』

天地者，生之本也；先祖者，類之本也；君師者，治之本也。無天地惡生，無先祖惡出，無君師惡治。三者偏亡，則無安人。故禮上事天，下事地，尊先祖，而降君師，是禮之三本也。故王者天太祖，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，所以辨貴賤，貴賤治得之本也。郊疇乎天子，社至乎諸侯，函及士大夫，所以辨尊卑者事卑，宜鉅者鉅，宜小者小。故有天下者事七世，有一國者事五世，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，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，有特牲而食者，不得立宗廟。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，積薄者流澤狹也。

大饗上元尊，俎上腥魚，先大羹，貴食飲之本也。大饗上元尊而用薄酒，食先黍稷而飯稻粱，祭饗先大羹而飽庶羞，貴本而親用也。貴本之謂文，親用之謂理，兩者合而成文，以歸太一，是謂太隆。故尊之上元尊也，俎之上腥魚也，豆之上大羹，一也。利爵弗啐也，成事俎弗嘗也，三宥之弗食也，大昏之未廢齊也，大廟之未內尸也，始絕之未小斂，一也；大路之素幘也，郊之麻纓，喪服之先散麻，一也。三年哭之不反也，清廟之歌，一倡而三嘆，縣一鍾，尚拊膺，朱紘而通越，一也。凡禮始乎脫，成乎文，終乎稅，故至備情文俱盡。其次情文代勝，其下復情以歸太一。天地以合，日月以明，四時以序，星辰以行，江河以流，萬物以昌，好惡以節，喜怒以當，以爲下則順，以爲上則明。

太史公曰：『至矣哉！立隆以爲極，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。本末相順，終始相應；至文有以辨，至察有以說。天下從之者治，不從者亂；從之者安，不從者危；小人不能則也。禮之貌誠深矣！堅白同異之察，入焉而弱。其貌誠大矣！擅作典制，褊陋之說，入焉而囂。其貌誠高矣！暴慢恣睢，輕俗以爲高之屬，入焉而墜。故繩誠陳，則不可欺以曲直；衡誠縣，則不可欺以輕重；規矩誠錯，則不可欺以方員；君子審禮，則不可欺以詐僞。故繩者，直之至也；衡者，平之至也；規矩者，方員之至也；禮者，人道之極也。然而不法禮者，不足禮，謂之無方之民。法禮足禮，謂之有方之士。禮之中能思索，謂之能慮；能慮勿易，謂之能固；能固能固，加好之焉。聖矣！』

天者，高之極也；地者，下之極也；日月者，明之極也；無窮者，廣大之極也；聖人者，道之極也。以財物爲用，以貴賤爲文，以多少爲異，以隆殺爲要。文貌繁，情欲省，禮之隆也；文貌省，情欲繁，禮之殺也；文貌情欲，相爲內外表裏，並行而雜，禮之中流也。君子上致其隆，下盡其殺，而中處其中。步驟馳騁，廣驚不外。是以君子之性，守宮庭也；人域是域，士君子也；外是民也，於公是中焉。房皇周浹，曲得其次序，聖人也。故厚者，禮之積也；大者，禮之廣也；高者，禮之隆也；明者，禮之盡也。』

第二 樂書

太史公曰：『余每讀虞書，至於君臣相敕，維是幾安，而股肱不良，萬事墮壞，未嘗不流涕也。成王作頌，已懲艾懲，悲彼家難，可不謂戰戰恐懼，善守善終哉！君子不爲，約則脩德，滿則棄禮，佚能思初，安能惟始。沐浴膏澤，而歌詠勤苦，非大德，誰能如斯？傳曰：「治定功成，禮樂乃興。」海內人道益深，其德益至，所樂者益異，滿而不損則溢，盈而不持則傾。凡作樂者，所以節樂。君子以謙退爲禮，以損減爲樂，樂其如此也。以爲州異國殊，情習不同，故博采風俗，協比聲律，以補短移化，助流政教。天子躬於明堂臨觀，而萬民咸蕩滌邪穢，斟酌飽滿，以飾厥性。故云「雅頌之音理而民正，嘯噉之聲興而士奮，鄭衛之曲動而心淫。」及其調和諧合，鳥獸盡感，而况懷五常，含好惡，自然之勢也。』

治道虧缺，而鄭音興起。封君世辟，名顯鄰州，爭以相高。自仲尼不能與齊優，遂容於魯。雖退，正樂以誘世，作五章以刺時，猶莫之化。陵遲以至六國，流沔沈佚，遂往不反。卒於喪身滅宗，并國於秦。秦二世尤以爲娛。丞相李斯進諫曰：『放棄詩書，極意聲色，祖伊所以懼也。輕積細過，恣心長夜，紂所以亡也。』趙高曰：『五帝三王，樂各殊名，示不相襲。朝廷下至人民，得以接歡喜，合殷勤，非此和說不通，解澤不流，亦各一世之化。度時之樂，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行遠乎？』二世然之。

高祖過沛，詩三侯之章，令小兒歌之。高祖崩，令沛得以四時歌儔宗廟。孝惠、孝文、孝景，無所增更，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。至今上卽位，作十九章，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，拜爲協律都尉。通一經之士，不能獨知其辭，皆集會五經家，相與共講習讀之，乃能通知其意，多爾雅之文。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，以昏時夜祠，到明而終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，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。春歌青陽，夏歌朱明，秋歌西皞，冬歌元冥，世多有，他不論。

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，復次以爲太一之歌。歌曲曰：

太一貢兮天馬下，霑赤汗兮沫流赭。騁容與兮蹕萬里，今安匹兮龍與友。

後伐大宛，得千里馬，名蒲梢，次作以爲歌。歌詩曰：

天馬來兮從西極，經萬里兮歸有德。承靈威兮降外國，涉流沙兮四夷服。

中尉汲黯進曰：『凡王者作樂，上以承祖宗，下以化兆民。今陛下得馬，詩以爲歌，協於宗廟。先帝百姓，豈能知其音邪？』上默然不悅。丞相公孫弘曰：『黯誹謗聖制，當族。』

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動，物使之然也。感於物而動，故形於聲。聲相應，故生變。變成方，謂

之音。比音而極之，及于戚羽施，謂之樂也。樂者，音之所由生也。其本在人心，感於物也。是故，其哀心感者，其聲噍以殺；其樂心感者，其聲以單緩；其喜心感者，其聲發以散；其怒心感者，其聲麤以厲；其敬心感者，其聲直以廉；其愛心感者，其聲和以柔。六者非性也，感於物而後動。

其故，先王慎所以感之。故禮以導其志，樂以和其聲，政以一其行，刑以防其姦。禮樂刑政，其極一也；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凡音者，生人性者也。情動於中，故形於聲。聲成文，謂之音。是故，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；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聲音之道，與政通矣。宮爲君，商爲臣，角爲民，徵爲事，羽爲物。五者不亂，則無滯滯之音矣。宮亂則荒，其君驕；商亂則槌，其臣壞；角亂則憂，其民怨；徵亂則哀，其事勤；羽亂則危，其財匱。五者皆亂，迭相陵，謂之慢。如此，則國之滅亡，無日矣。鄭衛之音，亂世之音也；比於慢矣。桑間濮上之音，亡國之音也。其政散，其民流，誣上行私而不可止。

凡音者，生於人心者也；樂者，通於倫理者也。是故，知聲而不知音者，禽獸是也；知音而不知樂者，衆庶是也。唯君子，爲能知樂。是故，審聲以知音，審音以知樂，審樂以知政，而治道備矣。是故，不知聲者，不可與言音；不知音者，不可與言樂；知樂則幾於禮矣。禮樂皆得，謂之有德。德者，得也；是故，樂之隆，非極音也；食饗之禮，非極味也。清廟之瑟，朱絃而疏越，一倡而三嘆，有遺音者矣。大饗之禮，尚元酒而俎

臘魚大羹不和，有遺味者矣。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，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；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。

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於物而動，性之頌也。物至知知，然後好惡形焉。好惡無節於內，知誘於外，不能反己，天理滅矣。夫物之感人無窮，而人之好惡無節，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，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。於是，有悖逆詐僞之心，有淫佚作亂之事。是故彊者脅弱，衆者暴寡，知者詐愚，勇者苦怯，疾病不養，老幼孤寡，不得其所，此大亂之道也。是故先王制禮樂，人爲之節。衰麻哭泣，所以節喪紀也；鐘鼓干戚，所以和安樂也；婚姻冠笄，所以別男女也；射鄉食饗，所以正交接也。禮節民心，樂和民聲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。禮樂刑政，四達而不悖，則王道備矣。

樂者爲同，禮者爲異。同則相親，異則相敬。樂勝則流，禮勝則離，合清飾貌者，禮樂之事也。禮義立，則貴賤等矣。樂文同，則上下和矣。好惡著，則賢不肖別矣。刑禁暴，爵舉賢，則政均矣。仁以愛之，義以正之。如此則民治行矣。樂由中出，禮自外作。樂由中出故靜，禮自外作故文。大樂必易，大禮必簡。樂至則無怨，禮至則不爭。揖讓而治天下者，禮樂之謂也。暴民不作，諸侯賓服，兵革不試，五刑不用，百姓無患，天子不怒。如此，則樂達矣。

合父子之親，明長幼之序，以敬四海之內。天子如此，則禮行矣。

大樂與天地同和，大禮與天地同節。和故百物不失，節故祀天祭地。明則有禮樂，幽則有鬼神。如此，則四海之內，合敬同愛矣。

禮者，殊事合敬者也；樂者，異文合愛者也。禮樂之情同，故明王以相沿也。故事與時並，名與功偕。故鐘鼓管磬，羽籥干戚，樂之器也；詘信俯仰，級兆舒疾，樂之文也。簠簋俎豆，制度文章，禮之器也；升降上下，周旋裼襲，禮之文也。

故知禮樂之情者，能作；識禮樂之文者，能述。作者之謂聖，述者之謂明。明聖者，述作之謂也。樂者，天地之和也；禮者，天地之序也。和故百物皆化，序故羣物皆別。樂由天作，禮以地制。過制則亂，過作則暴。明於天地，然後能興禮樂也；論倫無患，樂之情也；欣喜驩愛，樂之容也；中正無邪，禮之質也；莊敬恭順，禮之制也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，越於聲音，用於宗廟社稷，事於山川鬼神，則此所以與民同也。

王者功成作樂，治定制禮。其功大者，其樂備；其治辨者，其禮具。干戚之舞，非備樂也；享孰而祀，非達禮也。五帝殊時，不相沿樂；三王異世，不相襲禮。樂極則憂，禮粗則偏矣。及夫敦樂而無憂，禮備而不偏者，其唯大聖乎？

天高地下，萬物散殊，而禮制行也。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，而樂興也。春作夏長，仁也；秋斂冬藏，義也；仁近於樂，義近於禮。樂者敦和，率神而從天；禮者辨宜，居鬼而從地。故聖人作樂以應天，作禮以配地。禮樂明備，天地官矣。天尊地卑，君臣定矣。高卑已陳，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，小大殊矣。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，則性命不同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如此則禮者，天地之別也。地氣上騰，天氣下降，陰陽相摩，天地相蕩，鼓之以雷霆，奮之以風雨，動之以四時，煖之以日月，而百物化興焉。

如此則樂者，天地之和也。化不時則不生，男女無別則亂登，此天地之情也。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，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，窮高極遠，而測深厚，樂著太始，而禮居成物，著不息者，天也；著不動者，地也；一動一靜者，天地之間也。故聖人曰：『禮云，樂云！』

昔者舜作五弦之琴，以歌南風，變始作樂，以賞諸侯。故天子之爲樂也，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。德盛而教尊，五穀時孰，然後賞之以樂。故其治民勞者，其舞行級遠；其治民佚者，其舞行級短。故觀其舞而知其德，聞其謚而知其行。泰，章章之也；咸，池備也；韶，繼也；夏，大也；殷，周之樂，盡也。

天地之道，寒暑不時則疾，風雨不節則饑。教者，民之寒暑也；教不時則傷世。事者，民之風雨也；事不節則無功。然則先王之爲樂也，以法治也；善則行象德矣。夫豢豕爲酒，非以爲禍也；而獄訟益煩，則

酒之流生禍也。是故先王因爲酒禮，一獻之禮，賓主百拜，終日飲酒，而不得醉焉。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。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。

樂者所以象德也；禮者所以閉淫也。是故先王有大事，必有禮以哀之；有大禍，必有禮以樂之。哀樂之分，皆以禮終。樂也者，施也；禮也者，報也。樂樂其所自生，而禮反其所自始。樂章德，禮報情，反始也。所謂大路者，天子之輿也；龍旂九旒，天子之旌也；青黑緣者，天子之葆龜也。從之以牛羊之羣，則所以贈諸侯也。樂也者，情之不可變者也；禮也者，理之不可易者也。樂統同，禮別異。禮樂之說，貫乎人情矣。窮本知變，樂之情也；著誠去僞，禮之經也。禮樂見天地之情，達神明之德，降興上下之神，而凝是精粗之體，領父子君臣之節。是故大人舉禮樂，則天地將爲昭焉。天地欣合，陰陽相得，煦嫗覆育萬物，然後草木茂，區萌達，羽翮奮，角觝生，蟄蟲昭蘇，羽蟲嫗伏，毛者孕鬻，胎生者不殯，而卵生者不殯，則樂之道歸焉耳。

樂者，非謂黃鍾大呂，弦歌干揚也；樂之末節也。故童者舞之，布筵席，陳樽俎，列籩豆，以升降爲禮者，禮之末節也。故有司掌之。樂師辯乎聲詩，故北面而弦；宗祝辯乎宗廟之禮，故後尸；商祝辯乎喪禮，故後主人。是故德成而上，藝成而下，行成而先，事成而後。是故先王有上，有下，有先，有後，然後可以有

委於天下也。

樂者，聖人之所樂也，而可以善民心。其感人深，其風移俗易。故先王著其教焉。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，而無哀樂喜怒之常，應感起物而動，然後心術形焉。是故，志微焦殺之音作，而民思憂；嘽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，而民康樂；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，而民剛毅；廉直經正莊誠之音作，而民肅敬；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，而民慈愛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，而民淫亂。是故，先王本之情性，稽之度數，制之禮義，合生氣之和，道五常之行，使之陽而不散，陰而不密，剛氣不怒，柔氣不懾，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，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。然後立之學等，廣其節奏，省其文采，以繩德厚也。類小大之稱，比終始之序，以象事行，使親疏貴賤，長幼男女之理，皆形見於樂。故曰：『樂觀其深矣！』

土敝，則草木不長；水煩，則魚鼈不大；氣衰，則生物不育；世亂，則禮廢而樂淫。是故，其聲哀而不莊，樂而不安。慢易以犯節，流湎以忘本，廣則容姦，狹則思欲。感滌蕩之氣，而滅平和之德，是以君子賤之也。凡姦聲感人，而逆氣應之；逆氣成象，而淫樂興焉。正聲感人，而順氣應之；順氣成象，而和樂興焉。倡和有應，回邪曲直，各歸其分，而萬物之理，以類相動也。

是故，君子反情以和其志，比類以成其行。姦聲亂色，不留聰明；淫樂廢禮，不接於心術；惰慢邪辟

之氣，不設於身體。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，皆由順正以行其義。然後發以聲音，文以琴瑟，動以干戚，飾以羽旄。從以簫管，奮至德之光，動四氣之和，以著萬物之理。是故，清明象天，廣大象地，終始象四時，周旋象風雨。五色成文而不亂，八風從律而不姦，百度得數而有常。小大相成，終始相生，倡和清濁，代相爲經。故樂行而倫清，耳目聰明，血氣和平，移風易俗，天下皆甯。故曰：『樂者，樂也！』

君子樂得其道，小人樂得其欲。以道制欲，則樂而不亂；以欲忘道，則惑而不樂。是故，君子反情以和其志，廣樂以成其教。樂行而民鄉方，可以觀德矣。

德者，性之端也；樂者，德之華也；金石絲竹，樂之器也。詩，言其志也；歌，詠其聲也；舞，動其容也。三者本乎心，然後樂氣從之。是故，情深而文明，氣盛而化神，和順積中，而英華發外。唯業不可以爲僞！樂者，心之動也；聲者，樂之象也；文采節奏，聲之飾也。君子動其本，樂其象，然後治其飾。是故，先鼓以警戒，三步以見方，再始以著往，復亂以飾歸，奮疾而不拔也。極幽而不隱，獨樂其志，不厭其道，備舉其道，不私其欲。是以情見而義立，樂終而德尊。君子以好善，小人以息過。故曰：『生民之道，樂爲大焉！』

君子曰：『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！致樂以治心，則易直子諒之心，油然生矣。易直子諒之心生則